

情感微澜

## 七夕的花朵

□朱盈旭

旧光阴。那些年七夕的花朵，点亮了幽幽的岁月。

七夕将至。爬满青苔的老宅前，萱草像打开绿窗的深闺女子，艳色乍泄。兰姑姑溜光的黑髻，银簪子在月光花影里一晃一晃，像一枝召唤雨季的白茉莉。

茉莉吮饮着未干的露水，濡湿着兰姑姑的裙角。

金银花也开了。晨曦里晃动着无数小蜻蜓，讨喜，又娇俏，攀着悠长悠长的青藤，灵动得像要飞上篱笆似的。

栀子花开得像乡下小妇人。热情直白，香气太泼辣，让人躲之不及。走近，冷不防一朵花能熏得爷爷咳嗽不止，涕泪交流。他晃着花白的头发，哑着嗓子，摆着手：砍去，砍去，是妖精，要不得……

萱草能入厨，茉莉能泡茶，那么，栀子呢？一棵栀子树，是半个小村的花露水。砍去？才不能呢！人从花畔走过，自动刷了一层薄薄的花香与香气。多好！

兰姑姑提着青瓷的小竹篮，掐黄的萱草花，白的金银花，白的小朵的茉莉，白的大朵的栀子花。

天空像一滴墨，悄悄润开，欲雨未雨的样子。

兰姑姑月白的斜襟小衫微微汗湿了。月白凌子的裙染了几点黄的花渍。

爷爷在青砖灰瓦的廊檐下抽烟袋，一匝一匝的烟圈儿像婴儿的小白手，抚摸着他的皱纹寸寸潮起的眼角眉梢，恋恋离去。

有村里的女孩走过来，臂弯里挎着小竹篮。白的棉布小衫子，羞怯怯，像一朵清新的小白花。她是来讨要兰姑姑的栀子花的。兰姑姑的那株栀子花，在小村，独一无二。高大，丰满，像多子多孙的妇人，领了一屋的美丽女儿。

七夕了。那些情窦初开的小村姑，在清晨或黄昏，来讨花。怯怯的，躲着人走，像溜着墙根无声无息的小白猫。兰姑姑年长她们几岁，明白女儿们的心思。露珠在石阶上尚睡未醒，兰姑姑一排溜的青瓷小竹篮已装满了栀子花。白白的，大朵，像夏天的露珠般清鲜。饱满，丰嫩，一朵是一张唐朝美人的脸。一朵白花的香

气能涨满一间老屋。

女孩们红着脸陆续而来，像花朵，先后点亮了兰姑姑的竹篱小院。蓬门柴户，没什么好的送给那些纯净羞赧的乡下女孩们，兰姑姑就养花罢。养又香又美的栀子花，送给七夕约会的女孩儿。她们或头上戴一朵，或衣襟上别一朵，或袖里拢一朵，七夕去见心上人，多好！哪一个戴花的女孩子不像一朵栀子花？点亮七夕的夜晚，点亮情郎的眼睛。

萱草花披拂，拍一把，送给她们炒莱吃。金银花、茉莉，也送一些，泡茶喝。农闲时绣花，她们低头坐在黑檐下，大肚子小口的空罐瓶子，哪舍得扔？装满温热的水，三五朵白白的茉莉铺满杯口，淡淡的花色与香气。喝一口，唇齿间暗香妖娆。呀！彼时彼刻，多想做一个小白花一样的女子，也绣花也读书，不浓烈，不野气。一抬头，看见灰羽大鸟在檐下踱步，怡然，从容，如履平地。那是它的一檐江山。它目标笃定，没有绣花女孩的幽香心思与风情。

兰姑姑在七夕前夕就准备好了几篮栀子花，朝夕放在一截篱笆前。天气晴好时，露水晃动着花香，晃动着细细的情意，一朵一朵，被女孩们悄悄取走。

那株栀子树，兰姑姑养了六年，像养自己纯洁好看的女儿。

那年月，娘说东篱的女子；兰姑姑命苦。兰姑姑嫁了爷爷选的女婿，是哭着嫁的，死活不肯蒙红盖头。因为村里她青梅竹马的小伙子在歪脖子老梨树后，也哭呢。哭花了妆的兰姑姑一步三回头。娘说，没办法，小伙子与寡母生活艰难，爷爷怎么舍得让兰姑姑嫁过去受苦？

婚后三年，儿花女花不留一朵的兰姑姑，被送回了爷爷的篱笆院。爷爷一生爱

面子，再不许她嫁人了。她与未娶的小伙，成了七夕的牛郎织女，爷爷像王母。

彼时，旧光阴里的小村子，关于七夕，有好多美丽的传说。我们小孩子最爱做的，就是葡萄架下听情话。老人们说，七夕那天夜里，藏在葡萄架下，能听到天上牛郎织女的蜜语情话。我们一群短衣短裤的小丫头跑去爷爷家的葡萄架下，却什么也没听到，倒是喂了尖嘴如针的花蚊子，嫩嫩的皮肤被狠狠咬了好几个大包，痒得蚀骨。

其实，那几年的七夕，我们提前吃了兰姑姑的花生、红枣、与红嘴白肚子的桃，充当了掩护她的猴儿兵。推推搡搡，把爷爷关进了老屋，撒娇又霸道地威胁爷爷：不要出来！我们要听女牛郎织女说话呢！

雨气像一滴墨，润湿了空气，软黑了林梢。

爷爷慈祥又宠溺，口中骂着我们是猴儿，却蹒跚着走进老屋，被我们一群猴孩子从门外上了锁。如此，兰姑姑就可以去

村西头约会小伙了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那一夜，兰姑姑特别美。黑髻，银簪，绣花鞋，白的小衫，白的裙。袖管里拢一朵肥美的栀子花。晚风里，她就是一朵栀子花，又白又美。黑白电影里的织女也比不上。

那些年。兰姑姑把一朵一朵栀子花送给七夕的女孩子，让她们栀子花一样，又香又美地去约会情郎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成良缘，不再银汉迢迢暗度。每年七夕，栀子花树，瘦了一圈，姻缘，就多了几对。兰姑姑与她的栀子花，是良媒。

好多年以后。爷爷的坟前，野生的萱草花，已经开开落落好多个七夕了。

送女孩们栀子花的兰姑姑也嫁了人。那人，已两鬓微霜。

旧光阴里，兰姑姑的七夕花朵，是一个浩瀚的记忆浓缩在一个小小的话题里，我端不稳。

## 父亲是一盏灯

□东方惠

从军营到故乡，我不知道路有多远，情有多长，更不懂父亲的肩膀，一边是军人的使命，一边是亲人的期望。

父亲，是心里的一盏灯，挂在遥远的边关，只有电话里能感受到的温馨，情的重量，父亲，我知道边关离我很远，但总能把我妈妈的心照亮。

父亲，我知道我还很小，小到，只能用泪花给你颁奖，因为你胸前的军功章，闪烁的不仅是对祖国的热爱，也饱含着父爱的柔肠。

## 多情的暑[外一首]

□叶淑华

风，袅袅地拂过河畔山坡，与蜂蝶一起，哼着小曲，快乐地穿梭，吻遍大地的每个角落。

酷暑的白天太过热情，我选择夜晚与星星对酌，也许，杯中的女儿红过于深情，以往的那些人和事啊，又将我的双眸炙热。

彼岸，是谁种下了一垄垄执着，在群星下莹莹闪烁，今生怎忍错过，你许下的诺言，浓烈的印，深深烙在了心窝。

哦！多情的暑，拥着热腾腾的烟火，似茶，若酒，已将一方原野，悄悄醉透……

山花

伴着清晨晶莹的露珠，轻轻睁开她羞涩的眸，在山崖、在田埂、在石缝，骄傲地绽放了一个季节，饱满的热情。

她从不与人争夺芬芳，用一腔纯洁、净爽的美好，静静涂抹着自然万物，默默吐露着馨香。

她的淳朴啊，透着自家与倔强，美丽的山间花朵哟，如同山村人家，一样质朴善良，她们默默耕耘在这片黝黑黝黑的土地，山花般绚丽、淳朴、茁壮……

## 双阳湖

□贾林森

某日，双阳湖风情约你，约山水，融入，惊奇在视觉里飞出，涟漪推动着风，风卷起层层叠叠。

飘逸一身薄衣，采集几行文字，在碧绿的湖面激情四溢，形容词适时打开，涟漪给湖水，浑然构成水天依偎。

游人脸上的惊叹词，省略了松涛下林间小路的背影，半秒婉转，云影醉在湖心，如天地间一场舞弄交错，于是，醉在波光荡漾里，动成曲线，划出一幅诗情画意的日子。

草尖晃动过路的风，美了景色，美了声音，美了惬意，此时，双阳湖盛出半湖云朵，像一杯浮着白色牡丹花的鸡尾酒，醉倒临风的松林，远山也醉成倒影。

## 大快朵颐东北味

□王国华

俗人俗事

离开东北到深圳生活，转眼十多年，慢慢习惯了南方的潮湿闷热，习惯了满眼的鲜花和绿草，也开始兴致勃勃地向外地来客推荐这里的早茶和腌面，貌似已被同化。其实不然，最近几年越来越发现，自己从没离开过东北。

一个人年轻时养成的胃口，基本就是一辈子的胃口。浅尝了肠粉、米粉、湘菜、粤菜等，最后还是回归到最熟悉的东北饮食。深圳的朝族冷面馆、东北饺子馆、小烧烤和麻辣烫并不少，但橘生淮南，多多少少总是有点不对味。感谢电商，它们的成熟运作，让我家可以常态化地从网上购买东北原产地的食品了。

中秋前后，我们会购买东北产的五仁月饼。客观说，南方月饼很好吃，品种也多，但五仁月饼更怀旧。与此类似的，还有岳母爱吃的炉果（一种老式点心，用油糖面混合制作）、我爱吃的黄桃罐头。冬捕时，我们会网购新鲜的胖头鱼，也不知它们一路上经历了什么，到我家的厨房时，肉质仍鲜嫩，像是刚刚跳出查干湖。

其他地方的瓜子品种繁多，但吃起来不过瘾。东北人把瓜子称为毛嗑。有一个品种叫作油嗑，比一般瓜子小，饱满、贼香，也是我冬天的必买之物。

日常吃的冷面，我们一买就是10斤，产地分别为鞍山、延吉、绥化等。在东北时酷爱冷面，外面下着大雪，我在室内挑起一筷子带着冰碴的冷面，顿觉风景这边独好。现在买来半成品，岳母下厨煮面、兑汤、拌桔梗，一家人围桌前，似乎又回到了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上。新鲜的小根蒜也需要制作。以前这种东西只在野地里生长，孩子们在春风中拿着小镐头提着小篮子去村外挖。如今已能人工种植，移居他处的东北人可以一饱口福了。

至于辽西的干豆腐、蛟河大煎饼、哈尔滨红肠，更是餐桌常客。我们甚至连蔬菜都依赖原产地。毛葱（洋葱的一种，比常见的洋葱略小）、大葱、生菜、早黄瓜、小萝卜等，周末配一桌清爽的蘸酱菜。当然，偶尔也会出点小问题。有一次从本溪邮购的生菜，或因疫情在路上耽搁，收到时有两片已经腐烂。妻子跟客服说了一下，对方道歉并退回几块钱。另一次，买到的黏玉米和广告图片上显示的有很大偏差。妻子提出疑问后，对方也表示可以马上退货。其实谁也不差这几块钱，买东西不就是图个心情舒畅！东北的农产品真是不错，尤其受漂泊在外的东北人青睐。

除了食品，家中的大件，比如汽车，我们也特意选了一汽的品牌。为什么？有感情呗。十多年前，和二人转演员孙小宝聊天，问他的演出碟片在哪里卖得最好？我以为答案会是沈阳、大连、长春、哈尔滨中的一个，结果人家说，在深圳和广州卖得最好。现在终于理解了，这些年散居各地的东北人，一直在通过购买东北产品，间接拉动东北的GDP。他们的情怀，本身也是生产力。

## 夏日香瓜分外甜

□李素华

深情地吃

“暑气侵袭坐难起，忽领一握满雕盘。起尝顿觉烦蒸去，熨齿甘香碧玉寒。”宋代诗人曹勗的这首诗，写出了炎炎夏日一盘香瓜带来的舌尖上的清甜。眼下又到了香瓜成熟的季节，超市的蔬果架旁幽香扑鼻，上面摆满了各色香瓜。它们外形小巧玲珑，颜色或青或黄、或绿或白，小家碧玉般温婉可喜。

买了两个“脆宝”香瓜，回家切开一看，瓜肉澄碧如翡翠，瓜瓤淡黄似柠檬；未及入口，先有阵阵清香扑鼻；咬上一口，酥脆凉甜，口舌生津，齿颊留香。眨眼工夫两个香瓜便消失殆尽。爱人顾不不尽兴，呼喊着想再买一筐回来解馋。

再买一筐就能解得了馋吗？我不禁想起小时候瓜园里的往事了……

记得那时每年开春，母亲总要在地里种上几垄香瓜。“谷雨前后，点瓜种豆”，春二三月，母亲就开始了栽种香瓜的准备工作。先是浸种、催芽，然后把生了芽的种子放进营养钵里，等小苗长出几片新叶时再移栽到地里。那时候，我几乎隔几天就跑去“视察”一番，看着那些嫩嫩的绿苗慢慢长叶、拖蔓，看微风拂过，碧绿的藤蔓铺展了一地。忽一日瓜蔓上开出许多娇黄的小花，我们便欢呼雀跃，催促母亲赶紧浇水施肥；又一日见叶底隐着三两颗青枣似的小瓜纽子，我们更是欣喜若狂，几乎每天都要去瞄上几眼。

小瓜纽子长到鸡蛋大了，母亲白天除了要忙家务，更要悉心照料这些青绿色的小宝贝。松土、除草、施肥、浇水……“一亩园十亩田”，无论是种菜还是种瓜，考验的都是主人的耐心和细致。几只香瓜，却让母亲付出了许多辛劳。

我依然天天去瓜园“视察”。时光缓缓，藤蔓上的青瓜渐渐圆润起来。终于有一天傍晚，我寻到一个黄澄澄的宝贝。它潜伏在一丛浓密的瓜叶下，若不是缕缕清香出卖了它，还真的很难找见！我一边庆幸姐姐们没闻到这香味儿，一边迅速摘下那个宝贝。来不及清洗，在衣服上蹭了两下就塞进嘴里，“咔嚓”一声，但觉脆、香、嫩、甜，诸般滋味迅速在舌尖绽放，连口水一同滑入腹中。正待咬第二口，忽听一声大喝：“原来你在这儿偷瓜吃啊！”是姐姐来寻我吃饭了。不得已，只好忍痛分一半给她。

熏风阵阵，暑热渐增。不几日工夫，园里的香瓜也渐次成熟了。记得那时母亲种得最多的是“落花甜”，瓜皮黄绿相间，成熟后瓜肉粉红，甜脆可口。其次是羊角蜜，形如羊角，瓜皮淡绿，削去皮，瓜肉浓绿，瓜瓤却是赤红色。切瓜装盘，红绿相衬，煞是好看。咬上一口，香甜爽脆，生津止渴。还有一种表皮雪白，当时我们都叫它“白糖包”，吃起来嘎嘣脆，甜味更浓。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它原本有个挺洋气的名字，叫“伊丽莎白”。我对此很是不解，后来查资料才知：此瓜所以得名，是因为营养丰富，味道甜美，故被誉为“瓜中女皇”。那时我们天天叫它“白糖包”，真是太接地气了。

香瓜太多了，母亲便给左右邻居都送去一些。我们也能品尝到来自不同瓜园的风味各异的香瓜。于是整个小村便氤氲在醉人的瓜香里。

如今母亲已离世多年了，儿时的瓜园也早已消失在遥远的梦中。然而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几垄香瓜曾带给我们多少欢喜，多少甜蜜，多少期盼！至今每每看到香瓜，都会引起我无限温馨的回忆。

炎炎夏日，一盘香瓜甜了记忆，醉了流年。感恩香瓜，感恩母亲，感谢当下丰盈的生活。